

# 论《河山传》中微信书写的叙事功能与时代隐喻

尹丹阳<sup>1\*</sup>

(<sup>1</sup>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 陕西省 西安市 750011)

**摘要:** 贾平凹在《河山传》中大量引入微信聊天记录, 不仅是叙事技巧的创新, 更是现实主义文学面对高度媒介化现实所做的深刻回应。本文认为, 微信书写在小说中承担了多重叙事功能: 作为情节的加速器与省略器, 实现时空的高效转换; 作为人物的速写板与内心透视镜, 外化性格与心理; 作为跨媒介的叙事拼贴, 打破文本同质性并制造批判间距。同时, 微信的碎片化、表演性及公私域混淆等特征, 精准隐喻了信息时代人际关系的浮泛、真实性的消解、权力资本的渗透以及个体在流动现代性中的无根状态。通过对微信这一微媒介的文学化运用, 贾平凹实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的当代转化。

**关键词:** 贾平凹; 《河山传》; 微信书写; 叙事功能; 时代隐喻; 媒介融合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91>

## On the Narrative Function and Metaphor of the Era of WeChat Writing in *He Shan Zhuan*

Yin Danyang<sup>1\*</sup>

(<sup>1</sup>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n, Shanxi, 750011, China)

**Abstract:** Jia Pingwa's extensive incorporation of WeChat chat records in *He Shan Zhuan* represents not only an innovation in narrative technique but also a profound response of realist literature to a highly mediatized real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Chat writing serves multiple narrative functions in the novel: it acts as an accelerator and ellipsis for the plot, enabling efficient shifts in time and space; it serves as a sketchpad and a psychological lens for characters, externalizing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inner worlds; and it functions as a cross-media narrative collage, breaking textual homogeneity and creating critical distance. Simultaneously, the fragmented, performative, and boundary-blurring (public/private) characteristics of WeChat accurately metaphorize the superficialit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dissolution of authenticity, the infiltration of power and capital, and the rootless state of individuals within liquid modernity. Through the literary application of the micro-medium WeChat, Jia Pingwa achieves a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realist aesthetics.

**Keywords:** Jia Pingwa; *He Shan Zhuan*; WeChat writing; Narrative function; Metaphor of the era; Media convergence

### 引言: 新媒体语境下的现实主义转型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始终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同频共振<sup>[1]</sup>。从《废都》的知识分子精神困境到

作者简介: 尹丹阳 (1997-), 女, 宁夏银川, 硕士, 研究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社会语言学

通讯作者: 尹丹阳, 通讯邮箱: ydy1519@163.com

《秦腔》的乡村文明挽歌，其创作轨迹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2023年出版的《河山传》，以其对近四十年中国社会图景的史诗性描绘，成为其文学序列中又一重要坐标。这部作品在承继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展现出显著的叙事创新——大量嵌入微信聊天记录等新媒体文本。

邵燕君指出，在网络时代继承现实主义传统，要求作家直面媒介变革对社会的重塑<sup>[2]</sup>。《河山传》中的微信书写正是这种创作意识的体现。它不仅是作家个人的技术尝试，更是传统文学形式在面对高度数字化、媒介化的社会现实时所做的叙事策略调整。微信作为集即时通讯、社交网络、支付等功能于一体的“超级应用”，其独特的文本形态（短句、表情包、语音等）为文学叙事提供了新材料，也提出了新挑战。

目前关于《河山传》的研究多集中于人物谱系、时代记录功能及“河”与“山”的意象象征等宏观层面，而对贯穿始终的微信书写现象尚缺乏系统专论。本文据此立论，聚焦于小说中的微信书写，旨在深入剖析其承担的具体叙事功能，并挖掘其如何超越工具性层面，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学隐喻，折射出深层的时代精神与集体心理。

## 1 情节的加速器与省略器：微信的叙事动力学

### 1.1 时空压缩与叙事效率

在传统现实主义叙事中，情节推进与时空转换往往依赖详尽的场景描写与叙述连缀。而《河山传》时空跨度宏大，从乡村到都市直至海外，时间纵贯四十余年，若沿用传统手法极易导致篇幅冗长。微信书写的引入恰为其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叙事动力学”。微信的即时性在叙事上转化为“瞬间抵达”的效果，极大地压缩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比例。

例如，在描写洗河在西安的奋斗历程时，其与罗山公司的商业往来、人际关系的复杂变迁，常通过几屏微信对话便得以呈现。一个原本需要数页书信往来或多次会面才能交代清楚的合作意向，在微信对话中被快速推进。这种处理不仅精准模拟了当代商业社会高效（乃至仓促）的节奏，更在结构上形成了密集的“信息节点”，使叙事得以跳过冗余过渡，直接切入关键冲突与命运转折，实现了类似电影蒙太奇的剪辑效果。

### 1.2 幕后信息的潜流通道

微信作为一种相对私密的通讯工具，在小说中成为披露幕后信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渠道。杨光在探讨文学与新媒体的融合时指出，新媒体文本的嵌入往往能揭示主流叙事之外的“潜流世界”<sup>[3]</sup>。这一观点在《河山传》中得到充分印证。

小说中许多关于官员仕途动向、政策内部风声、商业对手弱点的“软信息”，并非通过公开场合或全知叙述揭示，而是在微信点对点的交流中悄然流转。这种叙事策略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方面，它增强了情节的真实感与悬念感，使读者如同窥视者般同步获取推动故事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它巧妙构建了一个与台前表演相对的“幕后世界”，暴露了社会运作中依靠潜规则与暗流驱动的本质。微信因而成为驱动这个庞大故事机器运转的隐形齿轮，权力与资本的真正博弈正是在这些加密信息的传递与发酵中完成。

## 2 人物的速写板与内心透视镜：微信的个体维度书写

### 2.1 语言风格与身份表征

微信不仅是情节工具，更是贾平凹塑造人物的利器。在有限篇幅内勾勒从底层小人物、乡村精英到商人、官员、艺术家的庞大人物群像，微信语言以其独特的个性化特征，承担了为人物“写意速写”的功能。每个人物的微信用语习惯成为其身份、性格与教养的直接外化。

商人罗山的微信消息常常言简意赅、充满指令性，“办妥”“速来”等短句折射出其精明、务实与强烈的掌控欲。某些附庸风雅的官员或艺术家的微信，则夹杂着看似深奥实则空洞的文艺腔调，或频繁使用山水画、古董照片类表情包，暴露其矫饰与虚荣。尤为精彩的是对洗河微信语言流变的刻画：从其早期微信的直白、略带粗粝，到逐渐融入城市精英圈层后开始使用网络流行语与商业术语，这一语言上的“进化”本身便是其身份流动与文化适应的生动写照。这种“闻其微信，如见其人”的手法，实现了在有限篇幅内对人物核心特质的高效塑造。

## 2.2 数字面具下的心理真相

更深一层，微信书写成为探照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强光。其非面对面的特性，既为人物提供了情感宣泄与秘密吐露的通道，也成为了其进行自我表演的舞台。这一双重性使得微信同时承担了“内心透视镜”与“社会表演台”的功能。

在小说中，角色在深夜发出的充满迷茫、孤独或欲望的文字，可能与其白天的公众形象判若两人。洗河在都市奋斗中的焦虑、对故乡的复杂情感、对罗山既依赖又疏离的矛盾心态，许多都通过其与特定对象的微信私聊得以流露。这些时刻，微信屏幕仿佛成了人物内心的投影仪。与此同时，人物在微信群与朋友圈中精心编辑的内容，则往往是经过美化的“人设”塑造。小说中不乏人物晒出读书、品茶、参加高端论坛的照片，而其实际生活可能与此相去甚远。贾平凹通过记录这种表演性内容，并与其人物的实际行为进行对照，不动声色地揭示了社交媒体时代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与精神空虚，完成了一种微妙的反讽批判。

## 3 跨媒介的叙事拼贴：微信的文本政治与美学效果

### 3.1 杂语共生与文本现实感

《河山传》中微信书写的广泛运用，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的叙事实践。它将数字时代的异质文本形态直接“拼贴”进传统的小说线性叙事中，产生了独特的文本政治与美学效果。微信聊天记录记录的嵌入，首先打破了小说叙述语言的同质性，引入了由网络用语、口语、行政腔调、表情符号等构成的杂语系统，与贾平凹式的、带有乡土气息与文人沉思的文学语言形成并置与碰撞。

这种杂语性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杨庆祥在论及新世纪小说的媒介意识时指出，当代现实本身就是由多种媒介、多种话语共同建构的复合体<sup>[4]</sup>。《河山传》的叙事模仿了这种经验，让读者在阅读文学描写的同时，直接“看到”人物手机屏幕上的对话，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这种跨媒介拼贴本身构成了一种隐喻：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正是由这些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媒介的碎片化声音嘈杂地组合而成。微信文本不是小说的点缀，它就是小说所要反映的那个“现实”本身的一部分。

### 3.2 同离效果与批判性阅读

然而，这种拼贴并非无缝融合。微信记录通过不同的字体、格式（显示时间、头像等）与正文形成视觉断裂，制造出类似于布莱希特“同离效果”的阅读体验。当读者的阅读流从流畅的文学叙述突然切换到格式化的微信对话时，会产生一种短暂的停顿与疏离。

贾平凹巧妙地利用这种效果，实现了一种冷静、客观的叙事姿态。他并不急于对微信中呈现的荒诞、虚伪或浮躁进行直接的道德评判，而是通过将其“原件呈现”，把评判的权力交还给读者。叙述者仿佛一个档案管理员，只是忠实地收录了这些时代的“数字文献”。其冷峻的笔调与微信内容自身所携带的情感温度（无论是热情、焦虑还是冷漠）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迫使读者去思考、去辨析，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微信书写因此不仅是再现现实的手段，更是一种组织读者反应、引导批判性阅读的叙事策略。

## 4 浮泛时代的隐喻：微信书写的精神症候学

### 4.1 碎片化生存与真实性危机

贾平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微信书写，精准地捕捉并隐喻了其所代表的交流方式背后，整个时代的精神症候与感觉结构。微信对话的典型特征是碎片化：短促的句子、频繁的话题转换、被其他信息打断的交流，这一切都被忠实地记录在小说叙事中。这种碎片化的交流模式，隐喻了当代人注意力涣散、思维难以深化、交往流于浅表的普遍状态，揭示了我们正身处一个“浮泛的时代”。

同时，微信交流中弥漫的表演性导致了一种普遍性的“真实性危机”。当人物习惯于在数字面具后生活时，真诚的交往变得困难，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随之稀薄。《河山传》中许多人际的误解、合作的破裂、情感的错位，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这种基于表演而非真实的交往模式。微信，于是成了这个“人人都是演员”的社会的微型剧场，以其文学呈现迫使我们反思自我在数字

媒介中的异化状态。

#### 4.2 权力渗透与悬浮共同体

微信还深刻反映了公私领域的边界溃散。工作与生活、公共与私人的界限在微信中变得模糊，权力与资本的运作借此渗透至个体的日常私域。小说中，官员通过微信而非正式文件交代事项，商人通过微信群建立和维护利益同盟，各种请托、关系、资源的交换在看似私密的微信聊天中悄然完成。微信成了权力和资本延伸的“毛细血管”，它将原本可能局限于特定场合的社会博弈，扩散至24小时不间断的全天候状态。

此外，微信构建的各种“数字共同体”（如老乡群、公司群、兄弟群）呈现出脆弱与悬浮的特质。它们基于特定的利益或短暂的情谊而建立，也可能因一言不合而迅速解散或陷入沉寂。这与基于地缘、血缘的传统共同体形成鲜明对比，深刻地呼应了齐格蒙特·鲍曼所描述的“流动的现时代性”特征<sup>[5]</sup>。小说主人公洗河从乡村到城市，在不同行业、不同社交圈层间穿梭流动的人生轨迹，正是这种现代性的绝佳体现。微信作为其维系旧关系、建立新联系的枢纽，既是这种流动生活的工具，也是其象征——它提供了一个“永远在线”的连接承诺，但这种连接却无法提供稳固的归属感，反而加剧了个体“身在何处”的茫然与无根感。小说结尾弥漫的苍凉与虚无，与此种由技术加速的、悬浮的生存状态密不可分。

### 5 结论：新媒体时代的现实主义生命力

贾平凹在《河山传》中对微信书写的文学化运用，是一次兼具洞察力与艺术勇气的叙事实验。在叙事功能层面，它以其高效与灵活，承担了情节推进、人物塑造与结构创新的多重任务：作为情节的加速器与省略器，实现了宏大时空背景下的叙事经济；作为人物的速写板与内心透视镜，以极简笔触勾勒时代群像并探入心理暗区；作为跨媒介的叙事拼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语言同质性，并通过制造同离效果引导批判性思考。

在时代隐喻层面，微信书写更超越了其工具性，上升为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它那碎片化、表演化的文本形态，精准地隐喻了信息时代人际交往的浮泛与真实性的消解；其混淆公私域的特点，暴露了权力与资本在社会毛细血管中的渗透与运作；而其构建的悬浮的数字共同体，则深刻地揭示了“流动的现时代性”中个体的无根与茫然。

通过“微信”这一微小的媒介切口，贾平凹成功地将其现实主义的笔触探入了当代生活的核心。他让我们看到，文学的现实主义不仅是描写田野与工厂，记录重大的社会事件，它同样需要有力量去捕捉和阐释那些构成我们日常感觉结构的新技术、新媒介与新经验。王德威曾评价贾平凹创作中“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sup>[6]</sup>，而在《河山传》中，这种声音与“数字化时代的叙事创新”形成了奇妙的共鸣。在这个意义上，《河山传》不仅是一部关于“河”与“山”的史诗，更是一部为“信号”与“屏幕”时代的我们，所立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学备忘录。

#### 参考文献：

- [1] 贾平凹. 河山传[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23.
- [2] 邵燕君. 在网络时代继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4(1).
- [3] 杨光. 叙事学视野下的文学与新媒体融合研究[J]. 文艺理论研究, 2019(5).
- [4] 杨庆祥. 论新世纪小说的媒介意识与叙事新变[J]. 文学评论, 2020(4).
- [5] 鲍曼. 流动的现时代性[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 [6] 王德威.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J]. 当代作家评论, 2015(3).